



# 麦收时节

■ 赵攀强

陕南有种“杏黄麦熟”的说法，意思是杏子泛黄的时候，麦子就要熟了。还有一种鸟，当它在家乡麦田的上空飞翔，口里唱着“算黄算割”的时候，麦子也就熟了。每当望见杏黄和听到“算黄算割”鸟叫声，庄稼人就会心潮澎湃，满怀希望，准备收获了。

这时，家家户户开始忙碌，他们会支起磨刀石，将墙上悬挂的镰刀取下来，磨得锋利无比，以备割麦之用；他们将屋里的草绳拿出来修补，拭去上面的灰尘，以备背麦之用；他们还会将打麦场上的杂草清理干净，将那些凹凸不平的地方碾压平整，以备打麦之用。

一切准备停当后，就可以考虑收割了。村里那些父辈，背着双手，踱着方步，在各自的麦田里转悠，看麦子的成色，并瞅下最黄的麦穗放在手心揉搓，吹飞麦糠，数清麦粒，根据抽样，估计田亩的产量，看到他们脸上露出的微笑，就知道又是一个丰收年。

开镰收割了，这天全家男女老少

天不等亮就要起床，吃饱早饭，来到麦田，一派热闹景象，左手撸住麦秸，右手握紧镰刀，从前往后收割，同时扎成捆，立在田里。到了午饭时间，家人送饭前来，才能稍作休息。只见乡村田野，烈日当空，人头攒动，那些收割后的空地，麦捆星罗棋布，好像列阵操练的队伍；那些尚未收割的麦田，热浪翻滚，麦穗晃动，好一幅“三夏大忙”图！到了下午，人们分组作业了，有的继续割麦，有的拾捡散落田里的麦穗，那些精壮劳力开始背麦。他们将草绳铺在地上，绳上摆放麦捆，一般要放够十几捆，用草绳勒紧，绑成大捆，再用肩背将麦捆背到打麦场，当天收割的麦子，当天必须背完。

晚上收工，劳累一天的人们下到河里，男人们来到村前的吕河，那是巴山深处的一条大河，女人们前往村后的平定河，那是发源于原平定乡境内的一条小河。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她们都会脱去衣服，扑向河里，清洗污秽，撩水嬉戏，笑声弥漫夜空，一天的困顿和疲劳，随着碧波荡漾的河水漂流而

去。回到家里，端起大碗，狼吞虎咽，吃饱喝足，倒头就睡，鼾声如雷。

麦收时节，最怕下雨，偏偏这个时候，老天喜欢变脸，刚才还是烈日炎炎，转瞬就会乌云滚滚，闪电雷鸣，大雨倾盆。这时，全家大大小小都会冒雨飞奔打麦场，将那一捆捆的麦子抢到屋里。实在抢不完了，就拉起篷布遮盖，用石头压住篷布四角。夏季的雨一般都是白雨，来得快去得快，如此则对麦子没有多大影响。可是有年夏季竟然下起连阴雨，一连下了好多天，大人愁眉苦脸，反复自言自语，坏了，坏了，麦子全窝坏了，心情沉重。等到天晴了，屋里和屋外篷布下的麦子全都生了芽。那一年，我们就吃芽子麦，这种麦子做出的馒头或者面条，进嘴就会粘牙，实在不好吃。

所以农人称麦收时节为“龙口夺食”，黄一块就抢割一块，并要及时脱粒，只有颗粒归仓，他们才会放心。早些时候，山村农户主要用连枷进行脱粒。后来村上有了柴油机和脱粒机，就以院落为单位组织联合脱粒。一旦开

机，机器轰鸣，昼夜不停，异常繁忙，所有参加人员都要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流水线作业，同时还要用风车将麦糠与麦粒进行分离，并把大堆的新麦装进口袋，一袋袋地扛回家。

收获结束，各家各户首先会用新麦酿制一种叫“醪糟”的麦酒，这种麦酒既有麦香，又有酒味，香甜可口。先做出来的，都会主动送给左邻右舍尝鲜。后做出来的还会在酒里加进荷包蛋，送给邻居作为答谢。接着开始推磨，提取白花花的麦面，蒸馒头，做面条。吃着这些靠辛勤劳动换来的美食，那种喜悦幸福的滋味，只有亲身参与其中的劳动人民才有更为深切的感受。俗话说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同样是家乡的那片土地，同样是家乡的父老乡亲，过去人们总是吃不饱穿不暖。改革开放后，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，家乡的土地焕发了生机，家乡的人民激发了活力，他们起早贪黑，在山村的黄土地上辛勤耕耘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麦收时节，迎来了一个又一个丰收年，日子越过越香甜！

建于明成化八年的旬阳文庙，是旬阳山水太极城上一道古老而耀眼的风景。

我的老家在太极城的阴鱼岛上，小时候老城也没有很好的去处可玩，因为离得近，去文庙自然就多一些，而文庙对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那些参天的古柏了。那些树龄分别在五百年、一千年以上的古柏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文革后期，我下乡当了知青，我们插队的木场村位于汉江北岸的大巴山深处，那里植被很好，桦树、松树、冬青、槐树等品种齐全，也有不少柏树，但从未发现一棵比文庙的古柏粗壮、高大，树龄也小去了很多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知青返城后，县城已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城市的中心也由老城迁至菜湾新城，我就住到新城去了。

但是忘不了文庙里那些古老的柏树。

工作之余，或周末的时候，一个人从新城走到老城，去文庙看古柏，也看文物（文庙后来建成了县博物馆，有馆藏文物6000余件）。走进文庙，站在那些古柏下，心中顿生崇敬之情，在巨大的树荫里，仰望这些自然的精灵，用心与这些千年古柏作一次无声的对话交流。

过去逛文庙，喜欢拿一本书，坐在柏树下读。那么树可以读吗？回答是肯定的。因为一棵树，就是一本书，树和人一样，即便是同一品种的，也会有她独特的个性。如果说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，这世界上也找不出两棵完全相同的树。无论是生长在旷野，在公园，在小院的树木，或是马路的行道树，只要成林，那也是一个形态各异，性格不一，各呈风采，绝非一色的丰富世界。读树如看人，尤其种植在文庙里的柏树，巍峨庄重，枝根孔结，风姿苍劲，气势不凡。它们矗立了数百年甚至千余年，几乎是旬阳历史的见证人。

如果树能言语的话，一定会涌出沧桑的感叹。所以，细读这些柏树的每一轮年轮，都能寻觅出历史的演进，岁月的沧桑，时代的变迁和人情的冷暖，就像文庙里那些沉默的文物。古柏虽老，可并不因阅历丰富，资格老道而目空一切，依老卖小，在她周围，许多年轻的晚辈树，在他们的护佑下，同样长得从容不迫。这种上了年纪的淡泊、宽容，越发显出一种分量和尊严。其实，树老和人老也差不多，老人通常行动迟缓，老树相对也就长得缓慢，老人平常不怎么活跃，老树一般也并不是很活跃的生长。树老如人老，身体素质下降，抗病抗灾能力锐减，大前年，一场风又把文庙几棵古柏的生命吹走了。其实人又何尝不是这样，一些生命再生，连绵不绝，生生不息。你看那些残断的枝桠，萎缩的树干，不太振作的针叶，留下了太多时光的痕迹，好像世界在古老的身躯里凝滞住了，不免给人世态苍凉的印象。使人们在肃然起敬的同时，也多少生出一丝惆怅。

而在这些古柏的陪伴下，陈列在文庙里的文物，同样年逾古稀，甚至比这些古柏更显苍老，可它们正是因为古老才更加弥足珍贵，一件文物，就是一个故事，一段历史。但凡有文化、有知识的都是知道这些道理的。而这些古柏，更象一个个苍老的智者，终日守护在这座演绎着中华远古文明的圣城里，将神秘的往事娓娓道来。

时下，在整个文庙里面，那满园关不住的春色，那一片片郁葱葱，青绿苍翠，唱主角的已非那些前辈树木了，古柏的光辉，已是昨日黄花。看来，还是年轻好，因为在成长着，意味着拥有时间；因为在成熟着，意味着来日方长，所以，后来陆续栽种在文庙里的树，都比那几棵古柏生机盎然，朝气蓬勃，显出生命力特别旺盛的样子。有风吹过，你可以听到一片充满活力的蹙声。我想，生活原本就是这样一个后来居上的局面，未来属于谁，谁就拥有最多的话语权，而徜徉在古柏下，就没有这一份热闹。

展眼望去，所见皆绿，绿竹抒情，紫槐妖娆，爬在古柏身上和照壁红砖绿瓦上的凌霄，都是在高处尽显了风头。还有那些花草，吸引着蝴蝶翻飞，蜜蜂嘤咛，蜻蜓嬉戏。读树也让我感悟，自然界必须拥有包容的胸怀，世界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，只有姹紫嫣红的绽放，才会有怡人的景色。而人类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你看那些到文庙参观文物的人，年轻人也远比老年人多，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和传承，和树木的繁衍一样，是一种事物发展的必然。只有新鲜血液的不断输入，机体才能不断更新，焕发青春，才能后浪追逐前浪，前赴后继，生机勃发，气象万千。

我们读书，是看压缩在书中的空间和时间。参观文物，是从历史的活化石里提取水晶。而看树，是阅读大自然，那可是活生生的大块文章。树的世界，人的世界，其实都在新陈代谢的进化规律之中。懂得这一点，无论男女老幼，就会达到一个至高无朋的境界，文庙里的这些树木，护佑着文物，也护佑着人类，构建着人们的精神家园。

文庙读树，竟然能读出千般的滋味。而阅读自然界的大智慧，恐怕要穷尽一个人毕生的精力。

## 五月野笋香

蔡森

每到五月间，在农村老家都有一道特殊的菜肴，青笋炒腊肉。所谓青笋，指的是在山间小坡自然生长的小竹笋，四五月份受到雨水的滋润，然后冒出地面。远远望去像一个个小木桩，笋在借助雨水时会疯长，有时一夜之间会增长数倍。这实在是让人钦佩于自然的强大力量。竹笋在青嫩之时称为笋，待到枝芽全部长出，从笋壳中挣脱，及人高就蜕变成竹了。

笋剥落外壳时为青色，但是焯水之后颜色就会变黄，金光闪闪色泽光亮，十分诱人。每到降过一两场水后，大地喝饱了，去竹林间采笋便是最佳时间。这竹笋是长在竹根的竹节之上，这竹根自是我们山中孩子熟悉之物。因为过去老师人手一根，相当于戒尺，用以训诫和惩罚我们。这竹根戒尺也不知道是谁高人发明并带到我们那里，竹根韧性极强，柔软而富有弹性，刚挖出土的根上毛须杂乱，而老师手中的教鞭却被削得发光，亦可看见接头处有被弯刀砍去的痕迹和被时光打磨的圆润，那时我便想，这竹根是如此的坚韧，其孕育的生命必定也是刚强，天生带有一股子倔强。

我仔细观察过，同一竹根上可以生长多个竹笋。刚刚冒出芽儿的三五个竹笋被掰掉以后再过两三天，你再看！嘿，它竟然又冒出尖尖的笋来。笋刚刚冒出土的时候非常体面，不像人出生的时候赤身裸体，血糊糊的样子。笋出生的时候，穿着一身褐棕色或浅灰色的衣服，其颜色的变化也是因地理条件的变化而变化。阳坡的颜色要比阴坡深，林间的又要比地头角的深，大致如此。也因此我时常想，笋却是要比人的出生要高贵。但却一直想不通为何被称为花中四君子之一。这竹子明明不开花呀！

同是竹子的子孙，我却钟情于山林野外的野笋。小院门前的家养竹笋却很少被端上案板，这主要是家里养的竹笋味道偏麻，吃起来舌头上总像长了一株花椒树似的，所以在农村野竹笋常常要比家里养的竹笋更受欢迎。我更喜欢野笋的原因是他个头小，长得苗条。

笋是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礼物。

竹笋出土之时，正是农活最忙的时候，家中的孩子是去林中寻找竹笋的主力军。四五月间，几乎人家中都能掰回几个蛇皮袋子的笋来。晚上忙完农活，一家人围在炉子或堂屋剥笋，话家常，惬意而温馨。剥好的野竹笋会被放在水中，洗净。他们会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和腊肉或其他炒掉，而另一部分会被焯水脱去水分撕成条条，再晒干，腊月间再拿出来吃，这让人不得不佩服先人的智慧。

新鲜的笋水分饱和腊肉是绝配，笋嫩清香，肉实醇厚。鲜笋配腊肉，天生是一对。

五月初，农户们家家炒上竹笋，其香远飘十里不止，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浓浓的笋香和幸福之中。上至百岁老人，下到能饭食菜的孩童，莫不喜形于色，大快朵颐。

又到五月初，又想起那片生我养我的故土。

又想起了那香溢数里的笋来。

## 风吹麦浪（外二首）

■ 李战辉

目之所及  
几朵闲云游弋于空中之城  
它们走走停停  
悠闲地欣赏着人间美景

自天际而来的风  
听命于布谷鸟的召唤  
在麦田里集结  
一时间横波推着横波  
纵波拽着纵波  
闪闪波光交错辉映

那些孕味十足的麦穗  
迈着盈盈碎步  
御风而行  
并于举手投足间  
频频向大地施行叩拜之礼

### 饮茶时光

阳光不偏不倚  
透过玻璃门楣  
温暖着你也温暖着我  
室外盛极的繁花  
争先恐后地弥漫着清香

在这个妙曼的四月天里  
我们不敢有丝毫的耽搁  
心有灵犀地打坐  
不为诵经不为参禅  
只为共度一段饮茶时光

一声悦耳的轻颤  
弹射在茶杯上  
杯中的嫩芽儿  
闻声翩翩起舞  
将一场茶事演绎得亦真亦幻

浓郁悠长的茶香  
伴随着茶叶的沉浮  
在屋里袅袅升腾  
我们在啜饮中  
将日子品味得活泛起来

### 平行

鳞次栉比的枕木是平行的  
不离不弃的左右两股钢轨是平行的

在离地三尺的机车操纵台上  
我与枕木和钢轨是异面平行的

机车与车厢是平行的  
我与车厢内的乘客也是平行的

我在平行的空间里

牵引列车在时光中穿梭

我把远方跑近

又把咫尺跑远

在风驰电掣般的奔跑中

我将一些亲人跑去

比如我的父母

我至今找不到他们的下落

## 河心村扶贫小记

■ 汪海玉

1 河水流过一日复一日

村庄住在码头的尽头  
多好、多长的一条河啊

长了没有了尽头

一首简单的抒情歌谣  
唱了多少年

歌词就像矮旧的平房  
黑压压的挤成一片

隔河而望的艄公  
把号子拉的低沉  
走不出去的河  
从此划上了贫困村的名号

### 2

帮扶的日子

缩小的钻进了门缝

窥一眼那些野草

村里总有几个像它的人

破罐子破碎，安于现状

入户做思想工作，开会研讨

抵不上“死了没人埋，

坟上无纸钱”的粗鄙训斥

今年我又在村里转了一圈

野草已经开花。风来

一一鞠躬道歉

### 3

河心初小

5个学生加上2个老师

正好等于一个星期

每个人都是日历上的一天

如果有谁撕掉了一页

一年的日子就不会完整

同样，教育脱贫

一个都不能少

就像我曾入户

劝返何永喜的娃

读书才是走出深山

最便利的途径

2 河心的每一个人

我都能记住姓名谁

就像山冈上花栗树

我都记得一清二楚

前些天我又下村里转了转

建档立卡户搬进了新家

燕子在老房门楣上徘徊

我和我的贫困户一起

站在老房子前拍了一张照片

必将是历史性的记忆  
其实我和燕子只是个信使  
把春风化雨的歌来传唱

## 初夏（外一首）